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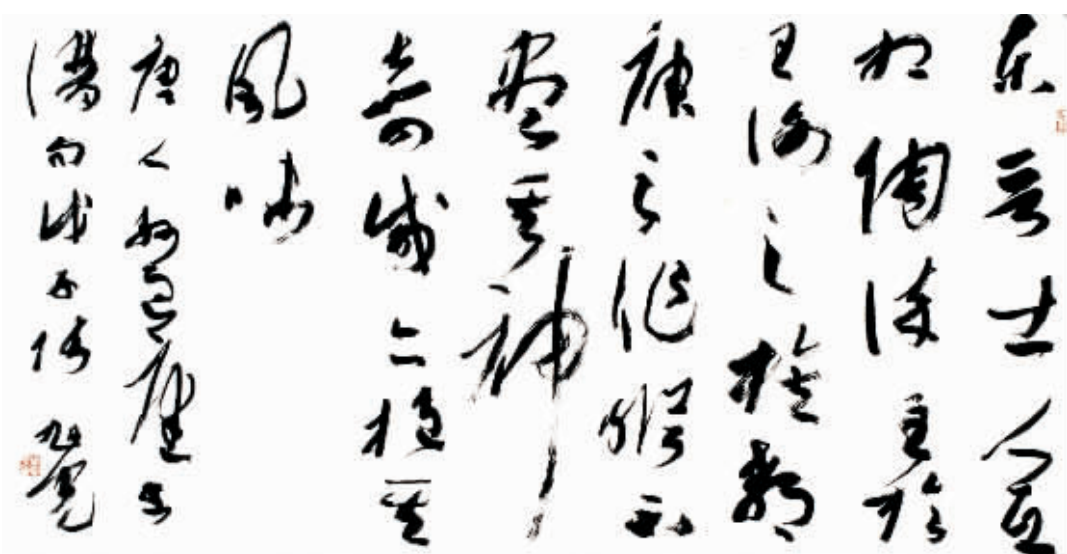
新帖学价值范式的确立

张旭光帖学创作论

◎姜寿田



张旭光，字散云，1955年10月出生，河北安新县人。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展览评审领导小组副主任、草书委员会副主任、硬笔书法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美术馆艺术委员会委员。自1988年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在中央电视台举办讲座，赴日交流讲学；作品多次入选国展、中青展、名家精品展等重大展览，收入《中国著名书法家精品集》、《中国当代美术全集·书法卷》等多部大型书法集；在曲阜、岳阳楼等多处勒石刻碑；被中南海、中国美术馆、军事博物馆和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收藏；出版专著有《楷书》、《行书》教材，《现代书法字库·张旭光卷》、《张旭光书法集》、《张旭光系列艺术文丛》、《张旭光诗词书法》、《行书技法》、《行书临摹·创作》光盘，并有多篇文章发表。先后担任中国书法兰亭奖、八届国展、首届青年展等重大评审活动评委会副主任，负责组织和评审工作。



行草孙过庭《书谱》句

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张旭光无疑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自身对二王帖学的深入研悟和卓卓实践将当代帖学的实践与认识水平推到一个新的境地。有理由认为，当代书法的历史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这也同时使得帖学复兴面临着自清代碑学以来难得的史学机遇。

受清代的笼罩性影响，使得整个近现代书法史都处于碑学的整体笼罩之下，碑学对帖学的贬抑使人们形成一个帖学失败的集体无意识，似乎帖学只能是碑学的附庸和保守的象征，因而提倡帖学就是对创新和多元主义的背叛，似乎多元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同，只有碑学和民间化价值取向才符合创新与多元主义的旨意。

这当然不能不说是帖学历史的误读。事实上，帖学的衰败并不是由帖学自身造成的，碑学所强加给帖学的种种罪责并不能由帖学本身负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赵、董对帖学的误读，抑或不是清人入主中原，打断了晚明帖学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潮，以程朱理学取代心学，强化书法领域的理学统治，并以赵、董作为官方帖学的最高范式，最终消解了以王羲之、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表现主义帖学，帖学自身无疑将继续魏晋二王之后又臻至一个新的高峰，而整个近现代帖学史也将重写，同时，清代碑学取代帖学的历史也将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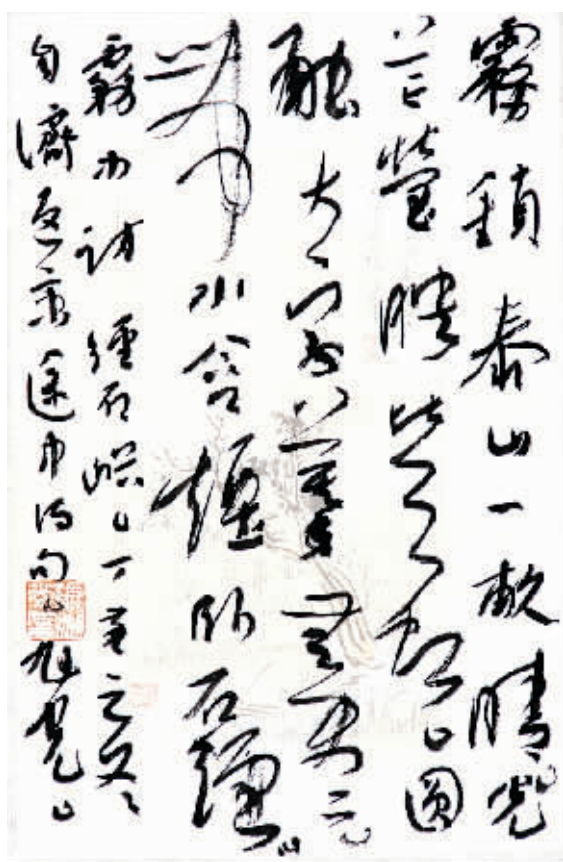
碑学的危机也正是依靠帖学得以化解。当碑学由于邓石如、陶宣、李瑞清、曾熙等的片面化强调而以北碑为唯一正宗，从而导致帖学全面衰微，恰恰是帖学的重新引入碑学，才得以挽救碑学危机狂澜于即倒。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走的无不是碑帖结合之路。碑学以极端性立身，而以圆融性求得变通。清末民初以降，以北碑为唯一正宗的碑学观念已被降解，碑帖融合成书家的普遍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碑帖对立的观念愈加淡化，但不容回避的是，后碑学所导致的民间化书法取向和风格至上的唯意志主义风气的光大，使倾向于视觉造型的碑学相比于帖学仍处于压倒的优势，从而也使得帖学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在书坛风格主义处于鼎盛时期，造型取代笔法成为当代书法价值的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书法的空心化。风格的泛滥导致当代书法无力在有难度的书法史这一层面确立自身的价值，以至有论者无不深刻地指出，当代书法是一个无法的时代，而典型标志就是笔法的沦丧。

对帖学的忽视导致当代书法的平面化延展，无力将当代书法提升到超越性层面，也正是在这一书法背景下，反思碑学与重估碑学价值便构成当代书法的学理化转换。

张旭光的帖学实践与帖学倡导，显示出当代帖学向经典回归的努力，但这种回归并不是保守主义的，而是在沉入经典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在更宏大的书史维度上谋求当代书法的价值坐标。就如他所说，没有文化的书法永远不是书法，这种书法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在当代书法的大众化喧嚣中久已丧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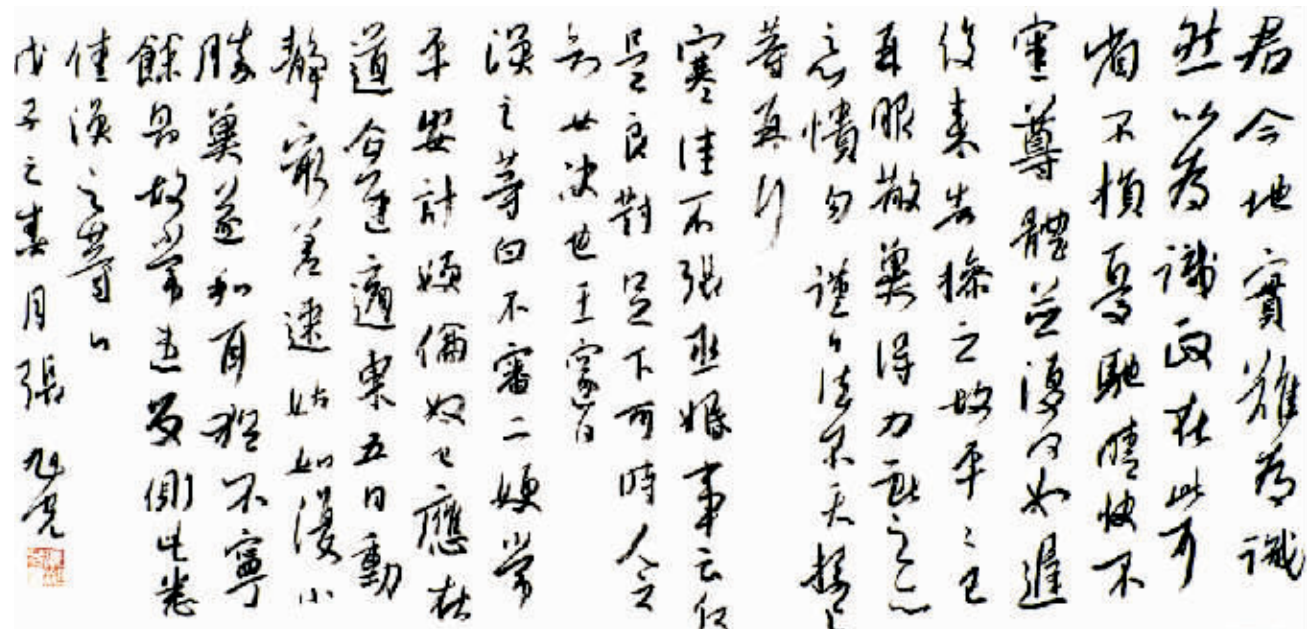
我认为在当代帖学转换中有三种帖学解读模式并存。一种是以学院化形式分析与民间书法结合模式；另一种是以单元训练和写实临摹为主旨的帖学模式；再一种是以传统笔法破译为目的的帖学模式。这三种帖学解读模式皆对当代帖学的创新具有开拓意义，并对新帖学的建构具有推动性作用，但问题在于，这三种帖学解读模式皆过于关注帖学本身，而没有将帖学创作主体与当代书法审美精神建构相整合。张旭光写意帖学观念的提出和新帖学释读模式的出现为当代帖学的



行草自作诗



隶书九霄四野歌



行书临王羲之帖

转换建立起一个生长点。

张旭光是当代书坛以入古著称的人物。对二王书法的深入研悟，给他带来双重命运。一是对魏晋二王的深入洞悉、把握，使他有傲人的资本，但同时紧接着又使其面临巨大的创作压力。帖学的经典范式笼罩使任何一个想在帖学领域获得创造性表现的书法家都无法不感到沉重。但帖学历史表明，帖学除去维持书史发展动力的核心价值外，其创造性价值始终表现在自身的不断超越性建构中。

无论如何，张旭光写意帖学的提出和倡导都使他建立起一个价值坐标。这个坐标的当代意义虽然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就个体价值而言，却使他拥有了与现当代帖学大家迥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书史基点，并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当代史效应。张旭光的卓著之处在于，他始终以开放的书法立场来审视二王帖学，他没有以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心态来认识与把握二王帖学，而是力图将二王帖学与当代主体精神结合起来，并表现出博大、雄浑、浪漫的汉唐气象，因而晋唐一体化成为他帖学实践的一种内在追求，同时，将帖学与当代审美精神结合，将现代美学的构成，情感表现融入帖学也成为他写意帖学的一个主旨。

张旭光帖学以《圣教序》为基，融合王羲之的手札及《伯远帖》、王献之今草，并融入汉碑颜鲁公雄浑博大气象，将■与势，神与意有机融合，同时又融入今人林散之、白蕉、徐悲鸿笔意，尤其在水墨化用和线条的营构上更具创造性。他的线条具有强烈的塑造感，他在对二王绞转笔法深入理解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对水墨的运用控制使其线条的营构具有了二



草书王昌龄诗

维空间感，这是为一般习帖者所不及的。在对《圣教序》深入研悟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二王书法的结构闭合性规律，虽然没有公开阐释他发现的这一二王书法结构规律，但这无疑与王羲之内擫笔法有关。相对而言，王羲之的内擫笔法的“闭”，王献之外拓笔法则“开”，他的开张结构，融入雄浑外拓的结构与笔势，将王献之草书的长线条化入二王手札，皆表明他力图在王羲之闭合性内擫结构中，融入外拓笔意，以求得写意帖学精神的发挥。张旭光正是沿此以进，建立起雄浑的具有强烈主体表现性的新帖学书风。这种表现主义帖学为当代帖学建立起主体性结构，使当代帖学能够在新的审美精神感召下，融入当代人文风范与审美节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帖学的价值也始终体现在它的挑战与突破机制上，书法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帖学大师如怀素、米芾、王铎无不是在逆向的反叛式继承中完成了对二王帖学的伟大传承与超越，而赵孟■、董其昌则因其始终将二王帖学视作膜拜的对象，以至最终断送了帖学。

当代新帖学的出现，标志着当代帖学的全面复兴，同时也表明，继近现代帖学的历史低潮和碑学的强势笼罩后，当代帖学开始走出历史低谷。当代书法的存在危机表明复兴帖学是当代书法走出困境谋求历史超越发展的必然途径，同时帖学的多元化实践也表明当代帖学不是对二王帖学的简单继承，而是整合性的多方位的历史超越。在当代帖学的整体价值转换中，张旭光的帖学实践价值无疑将随着当代书史的推进日益显示出来。

(本文略有删节)



刊头题字 张旭光

金谷满园广告公司 曝光电影院 第壹百壹拾柒期

名家 不老村 Long Life Village 纯天然麦饭石矿泉水 电话: 010-69031588 13311537379 来自密云 深山的好水

黎晶书法与文学展 轰动文坛

晨报讯 昨天，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黎晶书法与文学”展，在首都图书馆隆重开幕。一百多幅作品用线条语言述说着文学故事，给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带来一股扑面清风。

黎晶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驻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他调入文联短短五年时间内，创作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十部，诗歌集两部。超百万字作品在全国多家出版社出版，在刊物上发表。其代表作《殉猎》闯入知名作家排行榜；中篇小说《男儿河》获首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书法大展，被广泛收藏。曾担任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执行主席，北京两届国际书法双年展、北京三届电视书法大赛组委会领导和评委会主席。黎晶先生还创作音乐文学，出版了自己的歌曲专辑。

此次展出的百二十幅书画作品，展后将公开销售。 利铭